

新观察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六)

不能忘却的仇恨与使命

张西南

丁玲和肖洛霍夫笔下的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战争最残酷、最激烈、最艰苦的岁月里写下的文字却永远留给了后人。尤其是在今天,仍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面对那些不惧流血牺牲站立在斗争最前沿的前辈作家,我们应从他们身上感悟并传承什么,这或许是文学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最需要做也最有实际意义的事了。



丁玲



肖洛霍夫

1939年春,年仅34岁的丁玲在奔赴延安两年多,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敌后,创作出了短篇小说《新的信念》。或许在丁玲的文学大厦里,这部旧作并不显赫甚至有些单薄。但是,当我们翻开早已发黄的书卷,还能从中闻到混合着血腥和硝烟的味道,“我们不是为了给鬼子欺侮才活着的呀!”“只要你们活着,把鬼子赶跑,大家享福,我就死个把儿子也上算。他虽然死了,我会记得他的,你们也会记得他的,他是为了大家呀!”这就是丁玲笔下的母亲发出的肺腑之言,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

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新的启示。《新的信念》所讲的故事发生在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山西狼烟四起的危亡之日。作家一方面看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有的自卫队员白天村里开了欢送会,夜晚又偷着回家”,“那些女人的声音,分不清是号叫还是哭泣,紧缩的恐怖之感压到身上来”。后者,在1946年4月召开的“抗战八年文艺检讨”座谈会上,艾芜的发言给予了证实。他说,“我觉得在大后方的农村里有两种农民:第一种农民是被残酷的压迫着,在饥饿、贫困、痛苦的深渊里,听天由命地生活着。第二种农民是比较觉悟的,他们憧憬人民的武力,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对于当兵的态度他们是有一定的,如果是官兵待遇一律,他们当兵,否则怎样强制也不行。”其实,这种现象在前方、在城市、在不同阶层的人群中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教育动员包括农民在内的大众觉醒和奋起,不当亡国奴,拼死在疆场,已成为抗战初期最突出、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丁玲到延安以后对此有了切身的感悟,“我不能自己要把这些记录下来”,“和人民共忧患,同命运,共沉浮,同存亡”。于是一位惨遭日本兵强暴而死里逃生的“老太婆”成了丁玲笔下的主人公。“拖着蓬乱的几缕头发,投过来空洞呆滞的眼珠”,“望着那老去的脸,像一块烂木头,嵌着鱼一样的眼睛”。在那个年月,这是千千万万个受侵略者欺侮迫害、忍辱负重的母亲形象。但丁玲没有去写“老太婆”的悲戚,而是主要写她“求生之力”,写她大难不死的觉醒,写她用愤怒和仇恨“煽起火焰”。

你怕死!好!你等着日本鬼子来宰你吧,我看见你这像烂棉花一样的人呢”,在“老太婆”声情并茂地鼓动下,许多人上队伍去了。此时的“老太婆”,已不再是那个被欺辱的痛苦形象,而已成为一个觉悟了的有救亡胸怀的抗敌战士。她带着两个儿媳和惟一的孙女一起加入妇女会,而三个儿子都加入了游击队或农会,她所带领的不再是一个家,而是全村的妇女,还动员了好几个村子的群众,汇聚成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一个有血有肉、有热爱有泪的传统母亲的形象,一个饱经磨难而不屈不挠的革命女性的形象就这样重叠在一起,成为有着那个时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典型形象,也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英雄母亲的形象。

对于包括丁玲在内的投身抗日前线的作家作品如何评价,人们的认识从来就不尽相同,以至今天仍难形成共识。早在抗战期间,文艺界就有一种所谓“抗战八股”的戏,曾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来的事实。”包括曾经沉浸于唯美的梦幻中的何其芳,在抗战胜利前夕也非常客观地评价:“延安那边的艺术工作,有着过去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抗战初期又在鼓舞抗日情绪,提高胜利信心上有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艺术工作者们在主观上可以说都是想以艺术来服务人民解放的事业的。”刘白羽说,当时整个边区充满热情的声音和恨的光芒。他记录了当时为八路军演出秧歌剧《牛二贵受冤》的情景,“舞台上凄惨痛恨的声音在场上回响,观众一点声响也没有,只在他们眼睛里充满了对敌人愤怒的光”。是否可以以说丁玲的短篇小说《新的信念》就是在这样一个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与其他在抗日前线涌现出来的作品一样,是饱含同胞血泪,充满家国恨写出的战斗檄文,希望把声声痛苦的呼唤转化为全民族复仇的狂飙雷霆,从而点燃烧向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烈焰。

肖洛霍夫:刀尖上有着对敌人的恨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同时代的在另一个战场上的肖洛霍夫。

这位俄罗斯著名作家生于1905年,比丁玲小一岁,1928年,在他发表《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时,丁玲也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1932年,肖洛霍夫正式成为联共(布)党

员,丁玲也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卫国战争爆发后,肖洛霍夫携笔从戎,以《红星报》上校记者的身份走上战场,到达西战线斯摩棱斯克一带,随后又到斯大林格勒前线,直接从参战部队的战壕和掩蔽部里汲取材料。他所关心的是战争中苏维埃人的性格和心理,把他们在巨大考验面前所显示出来的精神上的坚定性,他们的伟大及建立功勋的决心表现出来。时过一年,肖洛霍夫就在《真理报》和《红星报》同时发表短篇小说《学会仇恨》,“向全世界揭露法西斯的野兽面孔,竟能达到如此兽性和野蛮的极限。”小说的主人公格拉西莫夫中尉作为德军的战俘,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但他没有哀怨。他与丁玲小说中的“老太婆”一样,成为从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折磨中锤炼出来的坚忍不拔的英雄。

正如同肖洛霍夫的小说《学会仇恨》中的橡树是俄罗斯民族不可摧毁的精神化身一样,丁玲《新的信念》里大海上的巨浪乃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象征。虽然两位作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面对的都是共同的敌人法西斯;虽然两部作品发表年份不同,但都是在反侵略战争的初始阶段;虽然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份不同,但都表现出了共同的磨难和人物性格;虽然两个故事的结构和情节不同,但都揭示出了共同的主题,这就是格拉西莫夫中尉望着阳光灿烂的林间小路说,“只要我们在心脏停止跳动前始终怀着对祖国的爱,那么,我们的刀尖上也将永远有着对敌人的恨。”这也是两位作家相距遥远,作品又如此相近的根本所在,都有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法西斯的深仇大恨。

抗战作品的反思与再评价

丁玲和肖洛霍夫笔下的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战争最残酷、最激烈、最艰苦的岁月里写下的文字,却永远留给了后人。尤其是在今天阅读,仍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关于作家的位置,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作家,他(她)的位置在哪里?丁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到前线去”!1931年上半年,丁玲丈夫胡也频惨遭杀害、日本侵略者在蚕食东北的同时,将炮舰驶向东海,丁玲毅然向党组织提出到江西苏区去。但中央研究丁玲留上海,创办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直到5年之后,丁玲再向党组织提出去延安,终于踏着初冬的雪,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的著名作家。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到前线去”或“留在后方”作为衡量一个作家对民族解放事业贡献的惟一标准,但是,处在血泊中的民族需要用文学艺术的感召力来动员和凝聚抗敌的意志,处在炮火中的军队需要塑造英雄的榜样来激励和鼓舞决战的血性,那些直接来自前线裹着硝烟和浸染着血迹的诗文、戏剧、音乐、图画,将会爆发出比大刀、梭镖、火炮更具威力的精神力量,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肖洛霍夫在同法西斯进行恶战的危急时刻来到战壕里与战士们交谈,说,“我想写你们是怎样为祖国而战的,所以我才到战壕里来了,向你们学习,了解战场的生活和真人真事。”这就是作家的位置,也是丁玲为什么要响亮喊出“到前线去”的原因所在。假若光未然在抗战爆发后没有东渡黄河、转战吕梁、跋涉延安,他还能写出“为抗战发出怒吼”的《黄河大合唱》吗?假若范长江没有抵近抗日前线,他能写出《台儿庄血战经过》《血泊平津》《西线风云》等战地名篇吗?假若丘东平没有参加过上海“一·二八”和热河抗日战争,他能写出《第七连》《长夏城之战》等激发军民同仇敌忾的时代报告吗?假若沙汀没有随八路军奔赴晋西北和冀中抗日根据地,他能写出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随军散记》吗?还有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碧野的《津浦河夜战》、艾芜的《起来,保卫边区》等等,都是作家在燃烧着抗日烽火的热土上耕耘收获的成果。前线需要文艺,作家不能远离斗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关于作品的评价,对同一个作家或同一部作

编者的话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纪念和回顾70年前的那场民族自救斗争,必须将其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野中去分析和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西南重读丁玲和肖洛霍夫两人的二战题材小说作品,把两个民族、两个战场、两个作家及其作品对照、比较,进而对抗战文学的价值意义、评价标准进行了反思。

品的评价大相径庭,原因自然复杂多样,但究其主要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域不同的视角差异。在前线或后方,在根据地或亭子间,地域环境不同,阅读作品的感受不同,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结果也会不同。二是派别不同的认识差异。在当时以至后来一个时期,中国文学界也包括进步作家组织,既有受人相轻的传统劣习影响,又有受宗派主义影响,把人际交往中的亲疏恩怨带到了对作家作品评价中,不能实事求是。三是标准不同的审美差异。大敌当前,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最需要什么?衡量文艺作品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分歧在于战争文学特别是战争进行时的文学,说不要把巩固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抗敌的战斗力作为惟一正确的标准。正如丁玲为《红军中华副刊》写的编后所言:“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当然,身处火线的作家不可能像在大后方那样从容写作,只有在战斗间隙采访,深夜坐在火边写作,直接而简练表现战地生活。对此却有着另一种说法,“那就是文学性、时代性的获取,不免要以文学性的部分丧失为代价”,“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这个新文学运动里的顽症,由于战争以来政治任务过于紧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不但延续,而且更滋长了”。丁玲坚持认为,“新文学的花朵是染着烈士们的鲜血的。”地处卫国战争前线的苏联作家,与丁玲的态度高度一致。“在战争的路上仓促写成的,用飞机运送的千百篇素描紧接着前线的形势立即出现在各地报纸上,诗和文章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号召同敌人斗争,描绘出苏维埃军队的英雄业绩。”肖洛霍夫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作家更多地对社会负责,还是更多地对艺术负责?”他回答:“对社会负责。艺术也是为社会服务的。”岁月斗转星移,历史回声犹在耳边,值得我们在今天认真反思。

关于文学记载,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对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作品评述是不够的,这与大批进步作家奔赴抗日前线的斗争历史和文学实践是不相符的,像丁玲在抗日前线创作的小说、散文都未在文学史中给予应有的重视,如果这是因为作品艺术上有些简陋或粗糙而在文学史上“缺席”,是不是该反问史家们自身有什么“缺失”?看看苏联或俄罗斯人的文学史,他们是怎样满怀激情赞扬奔赴卫国战争前线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许多东西还是苏联作家匆匆写就的,许多东西还没有澄清,但是他们的书籍却都散发着那确立多年和平发展的时代空气。”“但就是在这段时期中间所写作的东西里,苏联作家也替将来保存下对于当代巨大历史事变、对于拯救世界脱离法西斯魔徒所带来的黑暗而斗争的一代英雄主义的活的概念”。对比之下,我们作何感想?面对那些不流汗牺牲站立在斗争最前沿的前辈作家,我们应从他们身上感悟并传承什么,这或许是文学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最需要做也最有实际意义的事了。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山文学院 图书出版征稿 由中山文学院、南京远东书局有限公司组编的《中国作家文集》《远东书林》《当代艺术家作品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族谱以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可出版。使用国内出版社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陈德全。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周期为四十至五十个工作日。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文学报》或《文汇报》等报刊发布书讯。敬请关注。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十多年来,出版的正版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1106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77号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邮箱:zs8588@126.com,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一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现实中国 血沃东北——民族英雄88旅(报告文学) 李林 作家气榜 花·时间(短篇小说) 陈世旭 浮冰之上(评论) 江子 好看小说 父亲娶妻(中篇小说) 张书江 大悲咒(短篇小说) 杨小凡 虫飞(中篇小说) 王小木 涉江(短篇小说) 邱振刚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诗歌专辑 班清河 王兴伟 姜了 陈宗华 冯晓文 王祥康 宋作梅 艾川 高岩虹 郭全华 杨建华 墨未浓 刘冬威等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160页,定价10.00元,全年12期定价120.00元。2015年度杂志仍在征订,请读者尽快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如当地邮局不便订阅,可在杂志铺、当当网、卓越网和京东商城网购,或汇款到本社发行部订购,本社将免邮费。本刊内部代售点:2-85。国外发行代号:M428。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文化观察 “为什么再苦再累都要奔北上广?”问题讨论 毛银鹏 徐泽等 天下中文 葛水平散文三篇 葛水平 野红碱滩(外三篇) 薛晓燕 田野弥漫死亡气息(散文) 李志明 真情写作 父亲的花园(散文) 向迅 我的家山,我的袍衣树(散文) 廖静仁 哈金的诗(组诗) 哈金 马丘比丘之外(组诗) 北塔 纪念《北京文学》创刊65周年 我入学后发表的第一首诗 李鑫然 每个人都有一块福田 安

经典 气质 多元 欢迎投稿、订阅2016年《扬子江》诗刊 《扬子江》诗刊是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原创性汉语诗歌双月刊,创刊十余年来,赢得了海内外诗坛的广泛赞誉,为诗歌爱好者推崇。2015年,《扬子江》诗刊全新改版,2016年,将继续秉承“经典、气质、多元”的办刊宗旨,融合百家诗风,力求展示当代诗歌的最新风貌,加强对优秀诗文本的寻访与推介。2016年《扬子江》诗刊重点栏目有“开卷”、“诗潮”、“视角”、“中国新诗百年论坛”、“新星座”。“开卷”寻找国内处于最佳诗歌写作状态的实力诗人,并配发专题诗评;“诗潮”集中刊发国内实力诗人的组诗力作,以经典为基,兼容并蓄,呈现当代诗歌的最高水平;“视角”是在一个诗学命题下,实力诗人和评论家的对话;“中国新诗百年论坛”是站立在新诗百年高度研究新诗的大型系列研讨工程,对中国新诗的重大问题进行分论坛式研讨;“新星座”致力于挖掘和推出有潜力的80后、90后诗人,并邀请著名评论家给予点评;“百家”用以展示老中青诗人的精品新作;“策划”每期围绕一个主题,发表同题诗作;此外,“专栏”、“民间诗”、“译介”、“旧体新韵”、“随笔”、“艺事”、“诗萃”等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多元。《扬子江》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优秀原创汉语诗歌,欢迎具有纯文学品质和文学探索精神的诗歌来稿。 《扬子江》诗刊(双月刊),每期112页,逢单月5日出版,每册定价9.00元,全年54元。邮发代号28—270,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编辑部常年办理邮购(免收邮资)。联系电话:025-86486051,联系地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省作协扬子江诗刊社 邮编:210019,投稿邮箱:yjzsk2006@126.com。